

三國史

秘本
◆

苍天已死，
黄天当立。
风云际会，
群雄渐起。

[日] 陈舜臣 / 著

崔学森 朱俊华 / 译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三國史

秘本
◆

[日] 陈舜臣 / 著

崔学森 朱俊华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国史秘本：全二册 / (日) 陈舜臣著；崔学森，朱俊华译著. — 石家庄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，2016.6

ISBN 978-7-5511-2867-4

I. ①三… II. ①陈… ②崔… ③朱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三国时代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36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35450号

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(北京)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。

版权登记号：冀图登字03-2016-024号

书 名：三国史秘本(全2册)

著 者：[日]陈舜臣

译 者：崔学森 朱俊华

责任编辑：李 爽

责任校对：李 鸥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：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：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：0311-88643225

印 刷：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印 张：45

字 数：800千字

版 次：2016年10月第1版

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511-2867-4

定 价：79.00元(全2册)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
录
壹

第一卷

黄天当立 / 002
月氏美女 / 022
曹操东归 / 042
掌控洛阳 / 059
铁骑入白波 / 079
唯余白马寺 / 098

第二卷

风姬之舞 / 118
蜀道行 / 137
岷山落日 / 154
天亦有晴 / 175
背后惊雷 / 195
流浪将军 / 215

第五卷

火映赤壁天 / 470
乱世新娘 / 487
战云西飞 / 506
建安十八年 / 523
皇后的密信 / 541
悲风长鸣 / 559
败走麦城 / 577

第六卷

悠悠四百载 / 596
巍巍白帝城 / 615
西南风疾 / 633
挥泪斩马谡 / 652
丞相奔忙 / 670
梦断五丈原 / 689

后记 / 709

译后记 / 711

第三卷

- 泰山鸣动 / 234
天日为之昏暗 / 253
消失于黄河岸边的宫女 / 272
混战再起 / 292
英雄辈出 / 311
红颜祸水 / 329

第四卷

- 单恋之殇 / 348
刘备叛曹 / 366
黄河当渡否? / 382
三分天下之计 / 401
少公子一马当先 / 416
魂断白狼山 / 435
喜得军师 / 451

第一卷

白马寺，汉明帝所立也，佛入中国之始。寺在西门门外三里御道南。帝梦金神，长丈六，项背日月光明。胡人号曰佛，遣使向西域求之，乃得经像焉。时以白马负经而来，因以为名。明帝崩，起祇洹於陵上。自此以后，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。寺上经函，至今犹存。

黄天当立

苍天已死，
黄天当立。

据说，这句话如咒文一般，在东方大地上流传。

“人们都在大张旗鼓地传扬这个吗？”张鲁的母亲少容问从东方归来的陈潜。

陈潜答道：“的确如此，说是大张旗鼓一点儿也不为过，尤其是青州、幽州、冀州一带，情势更烈。”

青州即今天的山东省，幽州即今天的河北省北部、北京近郊，冀州即今天的河北省南部。

“这样看来，汉室天下也终要完结了呀。”少容长叹一声。

根据五行学说，汉承木德，以得天下，能取而代之者非土德莫属。木属青，土属黄，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”的传言便是阐发自五行学说。苍天——青之天子，即汉室已经终结；黄天——承土德的新天子将要兴盛。看似不知所云的咒文般的语句，要发觉其中隐藏的深意，也并不是什么难事。稍有常识之人，一听便能立刻明了吧。这连谜都称不上，太浅显了。然而正是这浅显且大不敬的咒文，眼下正大张旗鼓流布于世。汉天子威名扫地啊！

王朝兴亡，流血不可避免，天下将要大乱了——少容的叹息，正是为此预感而发的。

此时，只有少容和她的儿子张鲁在场，但陈潜还是小心地朝左右看了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斗胆说一句，我也是这样看的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生逢乱世啊！不过万幸的是，巴蜀此处远离中原，只要小心行事，还是可以避开战乱的。阿潜，鲁儿就托付给你了。”

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地区，那时候称作蜀；重庆地区称作巴。当时的政治中心乃是长安与洛阳一带，巴蜀一带因为“蜀道之险”被隔离在政治中心之外。

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”这是李白所赋的蜀道。此外，由华中与江南一带进巴蜀，又有“三峡之险”相隔。长江（扬子江）在三峡附近变为急流激湍，落差达两百米。“三朝又三暮，不觉鬓成丝”——感叹这险峻之途的还是李白。巴蜀之地可以说是天然要塞，也因此，中日战争时重庆是抗战基地。

少容希望能够依靠天险阻止战乱波及巴蜀。然而，再险峻的道路也不致无法穿越。除了蜀道与三峡，还需用些政治手腕才行。

“又来了……”陈潜苦笑一下。少容总是说“鲁儿就托付给你了”，这话简直成了她的口头禅。其实陈潜也不过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后辈，张鲁只比他小一岁而已。“嗯，只有阿潜可靠啊。”少容说着，轻轻摇了摇头。陈潜觉得从她的肩头仿佛飘落一股香气。

少容十七岁时生张鲁，此时大概三十五岁，但怎么看都像是二十多岁的人。真美啊……虽然每天都和她见面，陈潜看到她时还是觉得目眩神迷。

陈潜还是个婴儿的时候，被遗弃在张家门前，张鲁的祖父张陵收养了他。那之后不久，少容嫁入张家。她常常这样对陈潜说：“在这家里，阿潜的资格比我要老啊。”张陵命儿媳少容抚养这个弃婴，告诉她说：“能在抚养自己的孩子之前抚养别人的孩子，这样的人才是有包容力的大人物。我家需要的是这样的女性。”因此，对于陈潜来说，少容就相当于他的母亲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能感觉到少容身上的女性魅力。陈潜虽然觉得这样不妥，但人的生理本能总是无法抑制的。

“我尽力而为……”陈潜缩了缩脖子，如此回答少容的托付。“张家五斗米道的命运，都落在你的肩上了。”少容的声音清澈凉爽，却让陈潜的心里燃起火焰。

何谓张家五斗米道？

此乃道家的一支，始祖是张鲁的祖父张陵。张陵本是沛国（现在的江苏省北部）丰县人。今天徐州市西北依然留有丰县的地名。因为此地靠近汉高祖的故乡，汉代时候这一带的百姓得以享受免除徭役的优待。东汉顺帝（公元126—144年）时，张陵游历蜀地，于鹤鸣山中学道，自此精擅医术。他为人治病，收米五斗为谢礼，因此人们称他的道教为“五斗米道”。汉代时候的一斗，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一升。有言道：“斗酒亦不辞”，夸人酒量惊人，其中的“斗酒”一词可以理解为一升酒那么多。

病人坦白犯下的过错，将自己的姓名写在三枚纸笺上，一枚置于山顶，向天帝通告；一枚埋于地下，令地祇得闻；一枚沉于水底，使水神得知。这便是所谓的“三官手书”。手书之后，又有称作祭酒的教团首领出场，宣告病名，令病人饮用“符水”。所谓符水，也就是泡有写满咒文的纸张的水。无须病人说明自己的病情，祭酒便可以将之流利顺畅地描述出来，因此病人大为惊异，对五斗米道的力量深信不疑。接受了这样的心理暗示，不少病人都会痊愈，五斗米道也就日渐兴盛起来。

病人来教团时，负责接待的信徒会详细地探听病人的病情：“您的气色不好啊，是哪里不舒服吗？”不过，这接待的信徒总是与病人同出同入，问完病情便会陪同病人一起前往祭酒处拜见，其间都不会单独与人接触。由此来看，信徒所探听的消息仿佛绝无半点传达给他人的机会。然而实际上，就在病人坦白自己的过错、在三官手书上写下姓名的时候，接待的信徒站在病人的背后，不出声音地讲述了病人的症状。祭酒根据信徒嘴形的变化，便能知道病人的情况。“你的病……”祭酒侃侃而谈，其实不过是读唇术而已。

张陵将这道术传给儿子张衡，张衡又传给儿子张鲁。然而张陵死后不久，张衡也匆匆离世，因此直到张鲁二十岁成年之前，教团事务都由大弟子张脩掌管。五斗米道便如此兴盛于巴蜀一带。而几乎与此同时，道教的另一派别“太

平道”则在河北、山东及中原一带获得了大批信徒。

太平道教祖姓张名角，祖籍巨鹿（在今河北省），自称大贤良师。这太平道与五斗米道恰似孪生兄弟，给人治病时的种种做派，譬如令病人以头触地忏悔自己的罪过，随后赐符水治病等，可谓如出一辙。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，太平道负责接待的信徒不是用唇语，而是以信号将病人的症状传达给施术者。他们传达信号的工具是九节竹杖。譬如手摸到竹杖上数第三节的位置，便代表患处是心脏；用手触摸额头，则表示有剧痛，若是手触下颌，则表示隐痛。凡此种种，如二十世纪棒球比赛时投手与捕手之间的暗号一样，规定得细致入微。

读唇形也好，读暗号也罢，虽有不同之处，却是异曲同工。病人一旦病愈，便是大贤良师的功劳，由此信仰便会更深一层；若是病人死了，则是本人不够诚心，死者家属也只能更加虔信太平道。

眼见太平道自华北蔓延至中原一带，然而对于此种态势，汉朝的地方官上报于朝廷的奏折中却说：“角以善道教化，为民所归。”

人类的思想，若是置于同等条件之下，便会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。在辽阔中国的东部与西部，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差不多同一时期大行其道，似乎印证了这一点。太平道教祖张角与五斗米道教祖张陵虽然同为张姓，不过两人并无血缘关系。或许是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缘故，两者虽然同为传道之人，相互之间却从来没有任何来往，彼此都只是听说过对方的传闻而已。

“阿潜，你能去一趟巨鹿吗？”陈潜自东方游历归来的第二年，少容对他说。巨鹿是太平道的本部所在。“是，无论何处，我都愿意前往。”陈潜答道。他本想说“只要是您的命令，我都在所不辞”，但终究没说出口。

“去拜访一下大贤良师。”少容说。

“遵命。”

“去年的那句咒文……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似乎又有了下文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”

“岁在甲子……天下大吉……”陈潜喃喃地重复了一遍。这年是东汉灵帝光和六年（公元183年），干支纪年为癸亥。

“明白了吗？”少容温和地问道。

“所谓甲子，是说来年吧。”



“正是啊……听说这句话被人写在京城衙门的大门上。简略一点就是‘甲子’二字……太平道信徒的家门上必然写着这两个字。”

“就是说……”

爆发革命的预言从去年就开始流传了，今年又加上了革命时间的预言。甲子年便是来年，而太平道信徒的家门上都贴着“甲子”二字，由此看来，革命的主体乃是太平道，这一点已经昭然若揭。

“能去吗？”少容追问道。

“无论如何都得去一趟。”陈潜抬起了低垂的头，与少容的视线相交的刹那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“这一趟不单是为了五斗米道，也是为了将性命托付给五斗米道的几十万人……甚至可以说是为了天下万民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陈潜再度垂首而拜。

东汉王朝朝不保夕，天下有识之士对此了然于胸。如今的皇帝可以说是昏君的典范，任宦官擅政，对政治毫不关心，反正天子可以为所欲为，这是上天注定的。

革命无可避免。然而，哪个势力能够取代现今的政权？就在此处！能指名道姓的便是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集团。

“此人能行吗？”少容不无担心。

不过，也许真被他取了天下也未可知。无论如何，如今的政权本就已经脆弱至极了。

若是东方的太平道取得了天下，西方的五斗米道又将何去何从？同行即是对手，人人都知道。也就是说，事前若不找好退路，五斗米道恐怕有遭受弹压之虞。早在太平道揭竿而起之前，五斗米道便已经不遗余力地提供支援了。若没有这样的实际行动，五斗米道就没有第二条退路。但若做得太露骨，万一太平道被镇压，五斗米道也将沦为“逆贼太平道”的同伙，最后逃不脱受迫害的命运。

做些表面文章，但不可惹人注目——少容交给陈潜的任务，实在是项困难的工作。

其实早在少容的说明之前，陈潜便已经意识到了此行的艰辛。第二天一早，他踏上旅途，迈向险峻的蜀道。

巨鹿是当年项羽大败秦军的古战场，地处河北省石家庄市和邯郸市之间，位于两市南北连线中间稍稍偏东的地方。太平道的本部据点即在此处。

陈潜一报说自己是五斗米道的使节，便被直接引见给大贤良师张角。“远道而来，路上辛苦了。”张角眯起眼睛说道。眼为心灵之窗。修炼道术之人不可被他人窥知内心，因此他总是尽量不睁眼睛。就张角的外貌而言，脸盘不小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也都很大。由于总是刻意眯着眼，看上去有些微肿。

与他相对而视时，感觉那张脸忽然靠得很近，惊愕之下定睛细看，那脸又飘然远离——这是催眠术之一吧。

果然了得。陈潜同为修行道术，一见便知对方道行的高低。这个张角的道行堪称不一般。“深则不广……”陈潜想起过世的始祖张陵的话。若想广知天下之术，就要满足于某种程度的“浅”，这是始祖当年的教导。张角的道术深不可测，但恐怕其心胸之狭隘也让人瞠目结舌。

“这种人能指挥得了革命大军吗？”陈潜心中生出了疑虑。

“道之术，施于一人耳。”这也是始祖语录中的话。即使有了十万信徒，到底也是通过一对一传道的方式积累得来的，而非一个人直面一个集团的十万之众。所谓道术，便是个人化到如此程度的技艺。若是如此，道术家是最不适合指挥群众的。然而因为来拜求自己的信徒人数众多，难免也会过于自信，以为自己当真具备了那样的能力。

陈潜还是少年的时候，某天曾对始祖张陵提过这样的疑问：“和您相处，感觉好像无底之井一般深邃，又好像长江之水一般广阔，这是为何呢？”陈潜自出生以来，足迹未出四川，不知大海为何物，论及广阔时只能以长江（扬子江）为喻。张陵如此答道：“大约是因为我学了浮屠教义的缘故。”“浮屠”是“佛陀”一词的汉语音译。当时住在京城洛阳的大月氏国人都信奉佛教，不过并没有在汉人中普及，就连佛教一词都还没有。虽然不清楚张陵在何处学到的浮屠教义（佛教），但他临终前确实留下过如此的遗言：“浮屠教义，务必传与少容。

鲁随其母学之。”可惜啊……陈潜此时更对始祖的亡故深感痛惜。始祖若健在，应该是革命领袖吧，然而，当下却只有不知深浅的张角。

虽然心生疑虑，陈潜还是以使节的口吻说道：“我五斗米道，同为以道术救万民于水火的教团，愿在太平道义举之时，竭尽所能倾力相助……”

“哦，好呀……好呀。哈哈，哈哈……”张角短笑了两声，“其实，我已经遣使去巴地商谈此事了。”

“这是何时的事？”陈潜急忙问。

“使节是三天前动的身。”

“三天前啊……”万幸，陈潜暗舒了一口气。

同样是协助，受邀起事与抢先表态，在事后论功行赏之时会有天壤之别。使节若是三天前动身的话，此时最远应该刚到洛阳而已。如此一来，就是五斗米道自发拥护太平道的谋反了。

“事关重大，请千万严守机密。”陈潜道。

“那是当然。”张角微微一点头。

就在此时，他那双眯着的眼睛睁大开来。那是一双大眼，也就是俗称的环眼。陈潜集中全部精神，向那眼中望去。——傲岸之色。这是始祖张陵最厌恶、最忌讳的神色，在张角眼中一闪而过。下一瞬间，张角又闭上了眼睛。此人平日里喜怒不形于色，却在闭上眼睛之后，很难得地显出眉飞色舞的表情。

四

且看时代背景。

来年即为甲子年——光和六年，也就是公元183年。西方的罗马帝国皇帝马可·奥勒利乌斯·安东尼在这一年驾崩，罗马帝国开始步上衰微之路。日本则是弥生时代末期、古坟时代初期。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向中国派遣使节，是五十六年之后的事。在中国，是东汉王朝十一代皇帝灵帝执政。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。汉朝是出身低贱的高祖刘邦与项羽相争取得天下之后建立的。汉朝持续了大约两百年，其后虽被王莽篡位，最终又由刘秀夺还，史称东汉，它又

延续了两百年。东西两汉合计已有四百年。此时，这株巨树枝干腐朽，摇摇将倾。

灵帝十二岁即位，至今已经过了十五年。东汉的历代皇帝，除了最初三代之外，剩下的大都不满十岁便即了位。殇帝即位时是刚出生的婴儿，冲帝即位时只有两岁，质帝即位时也不过八岁。灵帝的父亲桓帝十五岁即位，已经是三代之后最年长的纪录了。幼帝即位，必然需要其母辅佐。因为这些女性都是封建时代的女性，对政治并不熟悉，遇事便要找亲近之人商议。她们最亲近的自然娘家人，于是，外戚就掌握了实权。次亲近的则是随侍左右的宦官。内宫杂役，任用丧失男性机能的宦官比较安全。能与皇室女眷自由交谈的男性也只有这些宦官，不过，也许这些人根本就不能称为男性。如此一来，宦官也在东汉的宫廷里形成巨大的势力。

皇帝更迭，皇后与皇太后也随之变换，外戚的权势自然也不会长久，反倒是宦官的势力愈发盘根错节，难以撼动。对于此种局面，依照学识与才干录用的官僚们当然大为不满。他们称自己为“清流”，将宦官们蔑称为“浊流”。清流伺机铲除浊流，然而计划被围拥天子的宦官们得知，反遭镇压。这便是“党锢之狱”。宦官以官僚结党为由，将无数清流投狱处斩。稍有一点气节的人都被投入监牢。与百姓直接接触的地方官之中，只剩下了向中央的宦官行贿，以求个人发迹的无耻之徒。这些人自然只能变本加厉，压榨百姓。百姓被敲骨吸髓，生活日益困苦。为了逃避现世的苦难，加入太平道之类的团体寻求庇护的人激增。事态不止如此而已。百姓惶惶不可终日。

去年二月，全国疫病横行。夏季大旱，五月永乐太后宫殿失火。此前一年宫中也曾失火，之前还落过大如鸡蛋的冰雹。又有传言说洛阳某女子生出了两头四臂的婴儿。“不祥之兆。”易者如是说。改元为光和的那一年，地震不断，宫廷里也有雌鸡化雄之事，怪异至极。据说当年五月，有白衣人入德阳殿，追赶时忽然不见踪影。六月，黑色妖气飞入温雄殿的庭院中。七月，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青蛇现于玉堂后殿的庭院中……今年夏季也是大旱，然而，秋季黄河却在金城附近泛滥成灾，发生了五原山沿岸崩溃的惨事。

在中国，这类自然现象一直被视为上天给恶政的批判。然而灵帝只知寻欢作乐。他喜欢游园会，命宫女于后宫仿造市肆，自己扮作商贾饮酒作乐。他似乎很希望成为商人，仿造市肆之外，又开设“卖官店”，卖官鬻爵。两千石俸禄的职位两千万钱，四百石的职位四百万钱，此为一般行情，不过也随买主身

份不同而变。身份低的人要买高级的官职，就需要支付高于一般行情的价格。灵帝热衷于经商，据说这个卖官店还可以赊账。还有一种游乐，就是给狗戴上象征官员身份的帽冠绶带。这倒没什么稀奇的。皇帝身边不净是狗一样的家伙吗？相比起来还是戴帽子的狗看着让人舒服点。如此唾骂的大有人在。

五

陈潜留在了巨鹿的太平道本部，负责与五斗米道的联络。太平道内部的举事准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张角组成三十六方。方是军事单位，大方兵力万余人，小方兵力六七千人。方的指挥者称为渠帅。陈潜参观过他们练兵。

“依您看，这样能打赢官兵吗？我觉得纯粹是走走过场而已。”大贤良师给客人陈潜安排了一个名叫唐周的年轻人做陪同。这个唐周压低了声音这样问。看起来，在太平道内部，他好像属于异议分子。

“没关系，官兵如何训练我略有所知，可能还不如这个。”陈潜嘴上说着，心中却想：“太平道中收容了各类异己，凝聚力大有问题。”他将自己的判断以暗号形式送往少容处。自从在太平道本部做客以来，他所发出的此类报告，基本上都是否定的内容。以客人的身份，本不可能了解到本部首脑的动向，然而这些机密却可以从唐周处获悉。严守机密这一革命的最基本原则，在这里似乎都难以遵守。

“大贤良师打算收买宫中的宦官，依您看，举事的时候，宦官能派上用处吗？”唐周将这一等一的机密，就这样若无其事地告诉了陈潜。

“皇帝只能从宦官处得知外界动向。即使太平道举事，只要宦官不上报，就无法动员军队。此乃妙策。”陈潜答道。

“是吗……”唐周似乎有些不服，“唔，计策或许不错，用人大有问题。”

“用的什么人？”

“是那个马元义……”唐周的鼻子哼了一声。

“明白了……”陈潜假咳了一声，掩饰住自己想笑的表情。传言唐周中意的女子被马元义纳为妾了。看来传言是真的。“我觉得马元义倒也不错啊。”

虽然对这个人所知不多，陈潜却故意这样说给唐周听。

“什么呀，你那是只知其表，不知其心。这家伙心狠手辣、卑鄙无耻……”唐周的话卡住了。他对马元义痛恨至极，以至于找不出合适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愤恨。这愤恨非比寻常。

唐周与马元义之间的深仇大恨，就连太平道的教义和组织都无法消除。或许应该说，他们的组织反而会被这种仇恨搞得分崩离析。越来越糟糕了。陈潜在发回的消息中突出形势险峻，要五斗米道有所警醒。之后，他与唐周一起前往北方的幽州办事，途经涿县。

此时秋意融融，天气尚暖。饮马歇脚的时候，陈潜和唐周想去不远处的亭子里小憩，走近了看，却见里面已经有人了。那几位似乎都已经躺下，亭外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两人转身要走，却又不约而同停下了脚步。亭中传来的对话引起了两人的兴趣。

“岂不是生逢其时吗……”听到这铿锵有力的声音，陈潜和唐周首先都以为那人说的是反话。不过，接下来的话让他们明白了弦外之音，两个人不禁都停住了脚步。

“正因为有这乱世，赤手空拳也能出人头地。若是太平盛世，哪里有我们豪杰施展拳脚的地方……天下大乱之时，正是我们大展身手之日。”

“天下大乱，匹夫也能称王成侯。想那高祖，放在平日，也不过一介无赖……听说天下将乱，俺高兴得很，高兴得很。”

“可是，赤手空拳终究不是办法，还是得先依附某个势力谋取功名，然后才能自立大业吧。”

“依附谁，这可是个大事。开个好头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“这要三思而后行。”

“按理说应该投奔朝廷。”

“朝廷朝不保夕啊。”

“小点儿声。”

“没关系。这事谁都知道。”

“也是。粪土之墙不可垒。朝廷见鬼去吧。”刚才提醒小点儿声的那个人也大骂起朝廷来。

“如此说来，太平道如何……听说那帮人正在勤练兵马。”

